

域外聊斋书系
主编 吴建国

边陲鬼屋

THE HOUSE ON THE BORDERLAND

[英] 威廉·霍奇森 著 董明志 秦闻佳 译 吴建国 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边陲鬼屋

THE HOUSE ON THE BORDERLAND

[英] 威廉·霍奇森 著

董明志 秦闻佳 译 吴建国 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William Hope Hodgson
The House on the Borderland

Copyright © 1908 by William Hope Hodgso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陲鬼屋/(英)威廉·霍奇森著;董明志,秦闻佳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域外聊斋)
ISBN 978-7-02-011731-4

I. ①边… II. ①威… ②董… ③秦…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7787 号

责任编辑:卜艳冰
特约策划:邱小群 骆玉龙
封面插画:杨 猛
封面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3.875
字 数 11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731-4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者关于这份手稿的介绍

对于以下章节所展开的故事我思索良久。直觉告诉我，就是呈现笔记到我手里的样子，相信这一点不足为奇。

而这份手稿本身——你可以想象得到，当它最初交由我保管的时候，我有多么好奇。我把它翻了过来，迅速做了番检查，发现书并不大，但是厚实，除了最后几页，其余地方写满了古怪的笔记，字迹密密麻麻清晰可辨。即使现在在写字，鼻子里还能闻到一阵阵古怪的井水味，手指也总感到纸张长期受潮，柔软黏稠。

我读了手稿，在阅读过程中揭晓了一些秘密——这些事情一直蒙蔽着我的心智，我决定一探究竟。一开始，对这些语句不通、断断续续的言语感到不理解，但是现在，我不再挑剔。因为比起自己的夸夸其谈，这个残缺的故事更能把事情讲清楚，而这些就是那位住在消失之屋的隐居老人竭力想要表达的故事。

这个离奇的事件有一些说不通的解释，就不多发表评论了。故事都在你们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需要每个读者根据各自的能力和欲望来亲自发现。即使有人不能像我这样看到所谓的天堂和地狱的轮廓，或者不能理解它们的意义，我还是能保证有很多惊悚的地方，且当作故事来读吧。

威廉·贺普·霍奇森

1907年12月17日

目 录

作者关于这份手稿的介绍·····	1
第一章 手稿的发现·····	1
第二章 寂静的平原·····	9
第三章 竞技场里的房子·····	13
第四章 地球·····	18
第五章 前往天坑·····	21
第六章 一大群猪怪·····	26
第七章 袭击来临·····	33
第八章 袭击过后·····	37
第九章 地下室·····	41
第十章 悄然等待·····	44
第十一章 搜索花园·····	47
第十二章 天坑·····	52
第十三章 大地下室里的陷阱·····	59
第十四章 睡海·····	62
第十五章 黑夜里的声音·····	65
第十六章 觉醒·····	72
第十七章 循环放缓·····	76
第十八章 绿色星球·····	80
第十九章 太阳系的终结·····	85
第二十章 天体·····	88
第二十一章 黑暗的太阳·····	91
第二十二章 黑暗星云·····	95
第二十三章 佩珀·····	99
第二十四章 花园里的足音·····	100
第二十五章 藏匿竞技场的猪怪·····	103
第二十六章 发光点·····	109
第二十七章 尾声·····	111

第一章

手稿的发现

爱尔兰的西部有一座叫克莱顿¹的小村落，孤零零地坐落于小山脚下。方圆数里开外是一个闭塞的荒凉乡镇，时不时能看到几户破败的农舍，只是长年无人居住，光秃秃的屋顶上连覆盖的茅草都没有。这里土地贫瘠，人迹罕至，起伏的山脊上乱石丛生，薄薄的一层泥土勉强把底下的岩石遮住。

尽管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和我的朋友托尼森还是决定在这里度假。去年，他参加了一个徒步旅行，碰巧发现这个地方，他还发现小村外有一条无名小河，可以尝试到那里钓鱼。

我说过，这条河没有名字，但是我还要补充一点，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在哪一张地图上找到过这个村落和这条溪流。它们似乎完全脱离了人们的视线——真的，也许它们根本不存在，因为一般的导游都是这么说的。其原因之一是由于这里距离最近的阿德兰²火车站也有四十英里。

在一个温暖的傍晚，我和朋友到达克莱顿村。我们头一天夜里已经到了阿德兰，晚上，我们睡在邮局几间出租屋里，次日清晨，又乘着当地马车摇摇晃晃地出发了。

我们花了整整一天才到达目的地，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最后我们累得筋疲力尽，好心情一点都没有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先支起

1 作者虚构的地名。——译注

2 爱尔兰戈尔韦的一个村庄。作者早期跟随父亲居住在戈尔韦，因此以该村庄为蓝本。——译注

帐篷，把食物放好，才能考虑吃饭休息。我们随即动起手来。很快，在司机的帮助下，我们挨着河流，在村外的一小块空地上搭起帐篷。

安置好随身物品，我们就把司机打发走了，因为他要尽快回去，两周后再来。我们也带够了这段时间需要的粮食，水可以从一旁小河里取。我们随身还配备了一个小油炉，所以燃料也不需要了。除此之外，老天爷也很帮忙。

托尼森要野营，不愿意住农舍。用他的话来说，和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可能这头住着活蹦乱跳的爱尔兰人，而那一头就是猪圈，头上还有破烂的鸟窝，不管你是谁它都会掉一点鸟粪下来。整个地方到处都能闻到泥炭¹的烟味，动一动就能让人拼命打喷嚏。

一会儿，托尼森就把炉子点上了，然后又忙着把培根切成片放到平底锅里煎，而我提着水壶到河边取水。途中，我路过一小群村民居住的地方，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我，但是没有显示出友好，也没有人开口说话。

我提着水壶原路返回，然后向他们走去。我先是朝他们友好地点点头，他们也朝我点点头，然后就随口提到钓鱼的事，但是，他们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摇了摇头，面面相觑。转而，我又向身边一个高个子男人重复了一遍问题，但是，还是没有得到答案。只见他转身和别人说起话来，语速飞快，我一个字也听不懂，猜想他们可能是在用纯爱尔兰语交谈。突然，这群人热闹起来，他们一边讨论一边瞥向我。一番过后，那位高个儿对我说了几句话。从他的表情来看，我猜，他是在向我提问，但是此刻我不得不摇头，并且表示不懂他们的问题。结果我们站在那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直到托尼森叫我快点拎着水壶回去。我朝他们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走了，他们也都冲我笑笑，点了点头，可是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疑惑，这一点是藏不住的。

我边走边想，这里的村民住在茅草屋里身处荒野之中，显然一点都不懂英语。我告诉托尼森的时候，他说他知道这个情况，而且在这里一点儿都不稀奇，村民们通常生老病死一辈子都待在这与世隔绝的村庄

1 泥炭又称草炭或称泥煤。它是古代沼泽环境特有的产物，是在多水缺少空气的条件下，死亡后的松软的有机堆积层，其二氧化碳排放量比炭和天然气都要高。——译注

里，从来不和外面的世界接触。

“真希望我们的司机能够先给我们当翻译，然后再走。”我一边说着一边坐下准备吃饭，“这里的人连我们来这里做什么都不知道，一定觉得很奇怪。”

托尼森“哼”了一声表示同意，然后就没做声。

酒足饭饱后我们开始商量第二天的行程计划，接着我们抽了一会儿烟，然后拉起帐篷的帘子，准备睡觉。

钻进毛毯的时候，我问：“帐篷外的那些人应该不会拿我们的东西吧？”

托尼森说他觉得不会，至少我们还在附近的时候不会，然后他继续解释道，除了帐篷，我们可以把东西都锁在放食物的大箱子里。我同意这个做法，然后我们都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起床后到河里游泳，游泳结束后我们穿好衣服吃了早饭，然后拿出钓鱼用的工具，仔细做了一番检查。我们把帐篷里的一切东西安放就绪后，朝着托尼森上一次旅行的探索方向大步迈进。

我们钓鱼钓得很尽兴，一点点沿着上行走，到了晚上，我们钓到了一篮子鱼，这是这么长时间以来钓到最好的鱼。回到村庄，我们把一天的战利品做成一顿美餐，然后我们选了几条比较好的鱼留作第二天的早餐，其余的分给聚集在远处看着我们一举一动的村民们。他们看上去非常感激我们，我猜想他们说了很多爱尔兰语赞美的话。

就这样我们度过了好几天，玩了些运动，打猎，然后把猎物做成美食犒劳自己。我们愉快地发现这里的村民十分友好，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想要趁我们不在的时候乱动我们的物品。

我们是星期二来到克莱顿的，就在那个星期天我们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是沿溪流向上走。但是那天，我们没有带上鱼竿，而是带了一些粮食，朝着相反方向慢悠悠地走了好久。那天天气温暖，我们不紧不慢地徒步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午，我们在河岸边一块巨大的平石旁停了下来吃午饭。然后，坐下来抽了一会儿烟，休息够了才重新出发。

大概又闲逛了一个小时，一路上低声细语，东拉西扯，闲庭漫步，有时也停下来，让这位艺术家朋友为这儿的自然美景画上几笔素描。

然而，突然之间，没有任何征兆，之前追寻着的河流断了，消失在泥土里。

“天呐！”我说，“谁能够想到会是这样？”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切，然后转身看了看托尼森。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河流消逝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他说话了。

“我们再往前走一点，河流可能又会出现——不管怎样，它都值得我们去看个究竟。”

我同意了，于是，尽管我们毫无头绪，但是又一次出发了，我们也不确定应该朝哪个方向继续探寻。大概又摸索了一英里，然后，一路上不停打量四周的托尼森停了下来，用手挡住了眼睛。

“看哪！”他说，过了一会儿接着说道，“那儿是雾还是什么东西，就是那儿——顺着巨石，和它一个方向看过去。”他用手指了指那个方向。

我盯着那里看了好一会儿，好像看到了什么，但是不能确定，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托尼森。

他说：“没关系，我们就走过去看一看。”于是我跟着他，顺着那个方向走去。我们花了些时间才走出了灌木丛，这时，我们来到了高高的钟乳石堤岸，从上往下望去，是一大片灌木丛和树林。

“看来我们走进了石海中的绿洲。”托尼森饶有兴致地凝视着眼前的场景，小声说。然后他不做声了，两眼目不转睛，我也和他一样，因为我们看到在树林的低地中央有一股巨大的水汽升起来，好像雾一般，在太阳照耀下出现无数彩虹。

“太美了！”我惊呼道。

“是的，”托尼森若有所思地说道，“这里肯定有一个瀑布或者类似的东西。或者，我们追踪的河流又出现了。我们去瞧一瞧。”

我们顺着斜岸向下走，走进了一片树林和灌木丛。灌木丛杂草丛生，而树木在我们头顶上，使这个地方阴森森的，令人害怕，但是尽管很黑，还是能看出这里有很多果树，而且时不时可以隐约发现一些古老文明的遗迹。所以在我看来，我们正穿过一个古老的大花园。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托尼森，他觉得很有道理，表示赞同。

这片荒野之地非常沉闷压抑，乃至阴森恐怖！然而，我们越往前走，越觉得眼前是一座孤独寂静、被人遗弃的古老花园，我打了一个冷颤。人们会想象出一些东西潜藏在这个杂草丛生的灌木丛中，这个地方的气氛看似有些不寻常。我觉得托尼森虽然一言不发，但是他也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

突然，大家都停下了脚步。树林的那一边好像传来一阵遥远的声音。托尼森弯下身，仔细倾听。此刻我听得更加清晰，一种尖厉的声音，不绝于耳——低沉的咆哮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觉得很奇怪，有一丝说不出的紧张感。我们究竟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看着同伴，想看看他对我们的处境有什么看法，但是我发现他的脸上只有疑惑。我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的脸上出现了理解的表情，然后点了点头。

“那是一个瀑布，”他十分确信地喊道，“我现在知道这是什么声音了。”然后他开始顺着声音的方向，兴致勃勃地穿过灌木丛。

走着走着，声音变得愈发清晰，这表明我们正朝着声源走去。慢慢地，咆哮声变得更加响亮，离声音越来越近，直到瀑布出现在我们眼前——正如之前对托尼森说的那样，好像就在脚底下——而我们仍然置身于树林和灌木丛中。

“小心！”托尼森对我喊道，“注意你的前方。”突然，我们走出了树林，来到一大片空旷的地方，面前不到六步的距离，有一个硕大无比的裂口张着大嘴，从裂口深处传来声响，而眼前正是我们从远处堤岸上方看到的连绵不绝的雾气。

有好一会儿，我们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疑惑地注视着眼前的景象。然后，我的朋友小心翼翼地挪到深渊边缘。我跟着他过去，一起向下望去，蒸腾的水汽下是一个巨大的瀑布，从裂口两侧，大约百尺之下，喷涌出泡沫般的泉水。

“天呐！”托尼森说。

我沉默不语却惊恐万分。想都没有想到，这番景象如此壮观却又诡异。随后，我更多惊讶于这里的诡异之处。

此刻，我抬起头，看到裂口较远的那一边，有东西漂浮在水汽上面——看起来像一大片废墟的一小部分，于是我碰了碰托尼森的肩膀。

他吓了一跳，回过头来，我指给他看那样东西。顺着我的手指望去，当那东西进入他的眼帘，只见他眼眸一亮，闪过一丝兴奋之情。

他大声叫道：“来呀，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从骨子里觉得这个地方有些异样。只见他动身走向那个开口如碗状般的深渊。靠近这个新奇东西的时候，一看，果不其然，完全契合我的第一印象。这毫无疑问是建筑残垣的一部分。但是这时我发现，和设想的有些不同，这并不是建造在裂口的边缘，而是矗立在一块巨石末端，延伸出深渊大概五六十英尺。事实上，这堆乱石简直是悬在半空。

我们来到对面，走到岩石伸出去的部分，必须承认，从高处往下看时——只见瀑布发出滚滚的轰鸣声，伴随着一层层升起的雾气，这不知名的深渊让我觉得天旋地转，我惊恐万分。

来到废墟堆前，我们小心翼翼地绕着它往上爬，在另外一边看到大量掉落下来的石块和瓦砾。我仔细地检查了一番，发现这里应该是一幢大楼的外墙，而这幢楼又厚又结实。但是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就不得而知了。房子的其他部分会在哪里呢？抑或曾经是一座城堡或者其他建筑？

我来到墙的外侧，然后又走近裂口边缘，留托尼森一个人仔细地排查外面的石头和瓦砾堆。随即我开始检查地面，在深渊的边缘附近看看是否还能找到楼宇的其他部分，和这个残破的地方一样明显属于这幢大楼的。可是尽管我找得够仔细了，仍然没能找到任何痕迹表明这里以前有大楼拔地而起，我感到越来越疑惑。

这时，只听托尼森大叫一声，他兴奋地呼喊我的名字，我立马沿着崎岖的边缘向废墟跑去。我在想他是不是受伤了，然后又预感他也许有了发现。

我跑过去，爬上倒塌的墙。在那里我看到托尼森站在一个他从废墟中挖掘出来的小洞里。他正在给一本好像书的东西掸灰，书显然又破又皱。他张大着嘴，不时地呼喊我的名字。他一看见我过去，就把他的宝贝递给我，告诉我要放到背包里，防止受潮，然后他又继续搜寻。我照他的吩咐做了，但是，当书本掠过我的手指，我注意到，书上写满了整齐的老式字体，字迹清晰可辨，除了有一个部分，损坏了几页，看上去又脏又皱，仿佛书本在这一个部分来回翻折过一样。我发现托尼森给我这本笔记的时候这几页就坏了，可能是因为倒塌的石屋正好压在了打开

的那几页上。奇怪的是，这本书极其干燥，我认为这是因为书被埋得太好了。

把书安放好之后，我帮着托尼森一起全身心投入挖掘工作。但是，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努力挖掘，翻遍整个石堆和瓦砾堆，最终除了一些破木头的碎片，一无所获，这些木片可能是一张桌子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再搜寻，我们沿着岩石折返，直到再次踏上安全的土地。

接下来我们绕着这个裂口完整地走了一圈，这时发现除了有废墟的石头一端尖尖地伸出去，破坏了裂口的对称性之外，这个裂口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圆圈。

而这个深渊，正如托尼森所说，像一口巨大的井，或者是天坑，直达地球最深处。

过了许久，我们惊讶地看着周围这一切，突然注意到裂口往南有一片空地，于是我们顺着那个方向走去。

大概走到距离天坑边缘几百码的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湖泊，湖面十分平静，但有一个地方一直汩汩地冒着水泡。

现在，远离了喷涌的声响，我们能够听见彼此讲话的声音，再也不用大声尖叫，我问托尼森对这个地方有什么感觉，我说我不喜欢，希望尽早离开。

他点了点头作为回答，然后偷偷地瞥了一眼后面的森林。我问他是不是看到或者听到了什么。他默不作声，只是静静地站着，好像在倾听什么，这一次我也不说话了。

突然，他开口说话。

“听！”他尖叫道。我看了看他，然后看了看远处的树林和灌木丛，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我们紧张得不敢说话。沉默了好一会儿，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听到，然后我转身想告诉托尼森。然而，就在我想要开口讲话时，左边的森林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哭声，好像飘浮在树林中间，搅得树叶沙沙作响，然后又没有了。

突然，托尼森把手放在我肩膀上说：“我们离开这里吧。”然后我们慢慢走向树林和灌木林最稀少的地方。我跟在他身后，突然发现夕阳已经西沉，空气中透着一股摄人魂魄的凉意。

托尼森后来再也没说什么，只是不停地走。我们还在树林之中。我

紧张地看着四周围的动静，但是除了形状怪异的树枝、树干还有杂乱的灌木丛，什么都没有发现。我们继续往前走，偶尔脚下踩断了树枝的声音以外，没有任何声音打破途中的这片寂静。然而，除了安静，我感到害怕，因为我觉得有东西跟着我们。于是我紧跟着托尼森，甚至有两次踢到了他的膝盖，他都一声不吭。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们走出了树林，又看到了乡间光秃秃的岩石。直到这时，我才甩掉在树林里跟了我一路的恐惧感。

记得途中有一次又听到远处传来呜咽的声音，我告诉自己这只是风——但是晚上并没有一丝风。

此刻，托尼森又开口了。

“你看，”他坚定地说，“就算把全世界的财富给我，我也不会在这个地方待一晚上。这里有一些危险的东西，比如妖魔鬼怪。就在你说完话，我突然想到。在我看来，这个森林到处都是邪门的东西，这一点你应该明白的。”

“是的。”我说，然后朝后面看了看刚才的地方，但是被一块高地遮住了。

“书在这里。”我一边说，一边把手伸到背包里。

“你把它放好了吗？”他突然焦虑地问起来。

“是的！”

他又说：“也许，回到帐篷后应该从中了解一些信息。我们最好动作快一些，前面还有很长一段路呢，我可不想天黑困在这里。”

两个小时以后才回到帐篷。一到那里，我们就开始准备晚饭，因为从中午开始都没有再吃过东西。

吃完饭，我们把东西清理掉，点燃烟斗。然后托尼森要我把手稿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发现我们两个不能同时阅读，所以他提议我大声读出来。因为知道我一贯的做法，他十分谨慎地提醒道：“注意，不要跳着念。”

然而，但凡他知道书的内容，他就知道这一次他的提议是毫无意义的。坐在帐篷的外面，我们开始阅读这个边陲鬼屋的奇怪故事（因为这个就是手稿的题目），故事展开如下。

第二章

寂静平原

“我已经老了。住在这里的一幢老宅子里，四周是一个无人打理的巨大花园。

“住在荒郊野岭另一边的农夫们都说我疯了。反正我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我和姐姐在这里相依为命，她替我打理家务。我们没有仆人，因为我讨厌他们。我有一个朋友，是一条狗，不错，就算拿所有动物和我换，我都不要，我只要老佩珀。至少他理解我——能够察觉我心情糟糕的时候，会留我一个人静一静。

“我决定开始记日记，这样也许能够记录我憋在心里的某些想法和情感。但是，除此以外，我想记录这些年独居在这所古怪的老宅里，亲身经历的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几百年来，这所房子的名声就不好，买下它之前，八十多年来，从未有人住过。结果，我以一个很低的价格买下了这个老宅子。

“我不迷信，但是我不再否认这个老宅子里发生的事情——无法解释的事情。所以，我必须给大脑减轻一点压力，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些事情写下来。不过，很可能在我死后别人读到我的日记时，只是摇摇头，然后更加坚信我是个疯子。

“这所房子，别提有多旧了！但是比起房子的年份，也许，它古怪的结构更加让人震惊，可以说异乎寻常至极。塔楼和屋檐四角微微弯曲，外表看起来明显像跳动的火焰，然而建筑主体是一个圆¹。

1 晚期的哥特式建筑分为辐射状哥特式和火焰哥特式。——译注

“我听说过一个流传于民间的古老故事，它竟然说这所房子是魔鬼造的。但是，这还没有得到过证实。不管是不是真的，不得而知也不在乎，反正在我来之前替我降低了房价。

“大概住了十年光景，我才相信发生在这所房子附近的故事。千真万确，至少有十几次，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而不是看到一些让我疑惑不解的东西。光阴荏苒，我慢慢老去，经常感觉到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出现在空荡的房间里和走廊里。不过，正如我所说，多年以后才看到所谓超自然的真实显现。

“这不是万圣节，如果是为了好玩而讲这个故事，那我应该把情景设定在那几个夜晚。但这是我个人经历的真实写照，我不会为了逗你们而写这些文字。绝对不会。那天，午夜刚过，正值1月21日清晨。我和往常一样坐在书房读书。佩珀躺在我的椅子旁睡觉。

“突然，没有任何征兆，两支蜡烛的火焰变得微弱，然后发出鬼火一样绿色的光泽。我立刻抬起头看，只见光线慢慢地变成了单调的殷红色，这样一来房间闪耀着奇怪的猩红色的微光，在桌椅背后打出两道阴影，无论光从哪里照过来，看上去都像一道鲜血溅在了房间里。

“走下楼，我听到微弱的一声嗷叫，像是受了惊吓，然后有东西钻进了我的两脚之间。原来是佩珀，正蜷缩在我的睡袍下。通常情况下，它像狮子一样勇猛。

“正是因为看到这只狗的异常举动，我开始感觉到一丝害怕。火焰一开始从绿变到红的时候着实把我吓坏了，但是有那么一刹那，感到这种变化可能是因为房间里吹进了有毒气体。不过现在我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蜡烛的火焰是稳定的，也没有快要熄灭的样子，如果是空气中的气体发生了变化，那么火焰就不会这样。

“我一动不动，感到非常害怕。但是此刻脑子里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等待。我紧张地环视着房间四周围的动静，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注意到光线开始变暗，慢慢地，直到最后，显露出一点点红色的火焰，好像红宝石在黑暗中发出的光芒。我一直站在那里观察，同时浑身感觉像在做梦一样，把刚才害怕的劲儿一扫而光。

“在这个巨大的老宅子里，我看到有一束微光在房间远处。光线越来越亮，最后，可怕的绿色光线点亮了整个屋子。然后突然一下子，光

线暗了下去，发生了变化——甚至有点像烛光——变成暗淡的猩红色，越来越深，最后变成了一片荣光，照亮整个房间。

“光亮从后墙那里传过来，然后越来越亮，直到它的光芒变得难以忍受，刺痛了双眼，我不得不闭上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睛。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光芒大大地减弱了，它不再刺痛眼睛。随着光线变弱，我注意到，忽然之间面前不是一片红色，而是透过了墙，看到了另一边。

“渐渐地，我更加接受这种想法，我意识到自己正透过墙看着一片广阔的平原，平原和房间一样，闪着昏暗的微光。这片平原一望无际。根本想象不出到底有多大。平原似乎不停地扩大、向四周扩散，眼睛根本看不出任何界限。慢慢地，眼前的一部分细节变得清晰起来。突然，就在弹指一挥之间，光线消失了，眼前的景象——如果称其为景象的话——变得越来越暗，然后消失了。

“突然，我意识到自己不再坐在椅子上。相反，好像悬浮在椅子上空，下面很模糊，没有一点声音。过了一会儿，一阵寒冷的大风吹向我，我像一个泡泡那样飘了起来，穿过黑夜，飘到了夜幕下。随着移动，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我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过了一会，我向两边张望，看见无尽的黑夜被远处的火光穿透。我一边向前，一边向外面飘荡。有一次回过头，看见地球变成一轮新月般的蓝光，在左侧越变越暗。远处，太阳好似一抹白色火焰，在黑暗里灼烧。

“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又看见了地球，那是最后一次——一个永远散发着蓝光的小球体，徜徉在永恒的宇宙之中。在那里，我就是一片脆弱的灵魂尘埃，在真空中静静地闪烁，从遥远的蓝色到无人知晓的宇宙空间。

“时间好像过去了很久，现在，什么都看不见。我从恒星旁边飘过，一头扎进周围巨大的黑暗。整段时间里，除了一丝轻巧和寒冷带来的不适感以外，我没有其他感觉。然而，现在，邪恶丑陋的黑暗似乎爬上我的灵魂，我顿时感到恐惧和失望。我到底会变成什么？将去向何处？即使想明白了，它们还是会顺着我身边不可触及的黑暗一样增长，变成一道血色。黑暗似乎极其遥远，像雾一样飘渺。突然之间，压抑感减轻了，我不再感到绝望。

“慢慢地，远处的红色变得更大更浅了。直到我更加接近一点，发现它延伸开来，变成一片巨大的暗光——沉闷而单调。我仍然不停地向前飘浮，眼下已经十分接近了，就好像一片暗红色的海洋在身下展开。但是除了这片无边无际的红海，看不到别的东西。

“又往前飘了一点，我发现自己在下沉。很快，我就沉入一片暗红色的巨型云海之中。慢慢地，我又出来了，我看到下面是巨大的平原，就是在这所房子从我房间里看出去看到的平原，坐落在寂静的边境上。

“现在，回到地面上，我站着，四周一片孤寂。这个地方只有一点微弱的暗光点亮，让人感到说不出的荒凉感。

“在右侧很远的地方，一团巨大的暗红色火焰在天际燃烧，外面的一圈轮廓照射出巨大的扭曲的火焰，如同锯齿一般向四周投射。圆圈里面是黑色的，就像外面的黑夜一样黑。我立刻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个巨大的太阳，才使这个地方有了阴沉沉的颜色。

“顺着那束奇怪的光源，又看了看四周围。目光所到之处一无所有，除了平原，还是平原，广袤无垠。我找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即使古时人类居住的痕迹也没有。

“渐渐地，我发现飘得更远了，飘过了平坦的荒原。好像飘向永生世界。我没有感到任何的不耐烦；尽管内心一直有些好奇，更是充满疑惑。我始终看到周围是一片巨大无比的平原，也一直试图找到一些新鲜的东西打破这种单调，但是毫无变化——只有孤独、安静和荒芜。

“眼下，恢复了半点意识，我注意到一丝微弱的雾气，红红的，飘散在表面。然而，当我看得出神的时候，我没办法说这真的是雾气，因为它好像和平原混合在一起，给它蒙上一层不真实的感觉，给人感觉没有实体的存在。

“渐渐地，我对眼前一成不变的场景感到疲惫。但是，在发现被带到那个地方之前，我非常享受这段时光。

“最初，看见它在远处，像平原表面绵延的山丘。然后，当越来越近时，我发现错了，因为，除了低矮的山丘，我发现，现在还有一连串雄伟的山脉，它们遥远的山峰冲上红色的暗光里，直到最后几乎消失在视野之中。”